

革命故事小丛书



奇袭白虎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★革命样板戏故事★

奇 袭 白 虎 团

(根据革命现代京剧《奇袭白虎团》改编)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革命样板戏故事
《奇袭白虎团》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（上海绍兴路 5 号）

新华书店在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0 1/64 印张 0.3125 字数 6,000

1975 年 1 月第 1 版 197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~280,000

统一书号：10171·379 定价：0.04 元

奇袭白虎团

(根据革命现代京剧《奇袭白虎团》第六、第七、第九场改编)

上海人民电机厂 许逸周



一九五三年的
朝鲜战场上，美帝
国主义玩弄真打假
和谈阴谋，被我中
国人民志愿军和
朝鲜人民军揭穿

以后，它就露出强盗的真面目，突然破坏停战谈判，在金城一带疯狂地向北侵犯，妄想一举霸占全朝鲜。侵占我安平山地区的一支美李匪军，就是敌人自吹自擂的王牌军——白虎团。

七月的一个夜晚，电光闪闪，雷声隆隆，狂风夹着暴雨，劈头盖脑地浇下来。在白虎团的前沿阵地上，突然闪出几个人影，身上一律穿的伪军装，腰里插了手枪、匕首，手中握着冲锋枪，个个精神抖擞，人人动作机敏。他们就是志愿军某团化了装的侦察员。领队的是共产党员、侦察英雄严伟才，二十多岁年纪，身材魁梧，英姿焕发。今夜他打扮成美国顾问，带领张顺和、吕佩禄、鲍玉禄等六名侦察员，加上朝鲜人民军派来的联络员韩大年、金大勇，一共九个人组成了一个尖刀班。根据上级指示，插入敌后，拂晓前要奇袭白虎团伪团部。

伪团部设在安平山半山腰的二青洞，戒备森严，铁丝网东一道，西一道，横七竖八，明堡暗碉密密麻麻，布满了前沿。这时候，严伟才带领尖刀班，顶风冒雨，摸黑前进在泥泞的小路上，他们按照指定路线，越过防线。

一道铁丝网正好拦住了去路，雪亮的探照灯象毒蛇眼睛一样，从铁丝网后面射过来。严伟才连忙一挥手，同志们迅速卧倒，灯光贴着战士们的头皮扫了过去。吕佩禄低声说：“把铁丝网铰了吧？”严伟才说：“不，跳过去！”战士们龙腾虎跃，一个个跳过铁丝网。刚刚过去，敌人又打起了照明弹，把天空照得通亮通亮，可是我们的尖刀班已经沿着一条又窄又陡的小路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摸上了山坡，钻到了敌人眼皮底下。

前面，离公路不远了。严伟才一马当先引路，突然右脚一软，他立刻停住脚步，凭着多年的侦察经验，知道踩上了地雷，急忙喊：“卧倒！”尖刀班战士们正急着赶路，猛听排长命令，一下子全伏在地上。却见排长象钢铸铁打一样巍然屹立在那里。这时，严伟才坚定沉着地说：“同志们，我踩上地雷啦！”“排长，你……”大家一听排长踩上地雷，就象地雷的弦挂在自

己心上一样，都争着要爬上去帮助排长排雷。吕佩禄的心里更是火烧火燎。排长入朝作战以来，每次战斗都是舍生忘死地冲锋在前，平时对同志亲如兄弟，眼下又肩负重任，牺牲了怎么行？宁可牺牲自己，也一定要让排长脱离危险！于是，他不顾一切地往前爬。严伟才急忙阻止：“不要动！同志们，万一地雷爆炸，惊动了敌人，就会影响我们完成任务。”吕佩禄还是一股劲地往前爬。严伟才果断地说：“服从命令，迅速后退！”吕佩禄这才和同志们一起后退。

严伟才心想：万一自己牺牲了，也决不能影响战斗任务。他把班长张顺和叫到身边说：“我现在开始排雷。如果我牺牲了，你代替我的职务，和韩大年同志很好合作。”张顺和看着严伟才，心里直翻腾，眼下这场战斗，多需要排长亲自指挥啊，可现在危险威胁着排长，为了执行命令，只好含着热泪应了声“是！”严伟才

感到，越是在这关键时刻，越是要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，他信心百倍地鼓励大家说：“同志们，毛主席、金首相、中国人民、朝鲜人民正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！我们有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指引，就是有天大的困难，也一定要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！”战士们齐声回答：“是！坚决完成任务！”

严伟才让大家隐蔽好，自己开始排雷。当时，敌人的地雷有好几种，有的一踩就炸；有的是反坦克雷；有的脚踩上去不炸，一抬脚才炸。排雷工作既要大胆，又要细心，手脚轻一点、重一点都可能引起爆炸。现在，同志们的心简直提到了喉咙口。可严伟才面不改色心不跳，站稳身子，把身体重心移到右腿上，左脚一点一点向后挪动，身体渐渐挨近了地面。他仔细看了看地雷埋设情况，从腰里“嗖”地拔出一把锋利的匕首，插入土中，撬松地雷四周的泥土，用手迅速拨开，一个黑呼呼的东西出现

在严伟才的脚下，这是一颗美制“松发”地雷，脚一松它就会爆炸。严伟才立刻从上衣口袋摸出一根闪亮的保险针，准确地插入地雷的保险孔，对同志们说了声：“注意！”一个鹞子翻身，跳出险区，迅速卧倒。地雷没有爆炸，同志们提到喉咙口的心这才算放下了。前几天侦察排在侦察时，这里并没有地雷，现在的情况，说明敌人增强了防御，很可能这里是一片雷区。严伟才决定派两个同志到前面探雷，尖刀班紧随在后面慢慢前进。

“轰隆！轰隆！”这时，远方传来了猛烈的炮声。严伟才知道，这是我军在用炮火扫清前沿障碍，团长带领的穿插营马上就要行动，时间紧迫，必须赶快想办法绕出雷区。他正在思索，耳边传来“哗哗”的流水声。“溪水！”严伟才当机立断地说：“同志们，敌人不会在溪水中埋设地雷，趁我军发射的炮弹火光，沿着山涧溪水，奔向公路，快速前进！”尖刀班的战士

们迅速绕出雷区，卷起裤腿，挽起手臂，涉过溪水，登上了公路。

一上公路，战士们一个个象离弦的箭，直射白虎团指挥部。忽然严伟才发现队伍后面多了一个人，只见那个家伙歪戴着帽子，倒拖着枪，闷着头跟在后面跑。严伟才一看就知道是个跟错队的伪兵，便捅了捅身边的韩大年。韩大年蹲下身来，猛地一个“扫堂腿”，把伪兵摔了个狗吃屎，缴下了伪兵的枪。这家伙忙从地上爬起来，气冲冲地嚷：“谁拿我的枪啦？”“你跑什么？”伪兵一听，嘿！这是公路，许你们往回跑，就不许我往回跑啦？伸手就想拿枪。“不许动！”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的胸膛。伪兵吓得一愣，忙说：“哎哎……，长官，都是自己人，这是干什么？”严伟才威严地喝道：“谁跟你是自己人，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！”这家伙一听是志愿军，浑身一软，象一滩烂泥瘫倒在地上。严伟才厉声说：“起来！告诉你，我们

一向宽待俘虏。只要你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话，保证你的生命安全。”伪兵听到能活命，就一五一十讲起来了。原来，刚才我军的炮火一阵猛揍，炸得敌人死的死，伤的伤，这家伙正奉命去放哨，他见形势不妙，撒腿就往回溜，正巧遇上严伟才带领的尖刀班，以为也是战场上退下来的伪军，就跟着跑起来，没想到自投罗网，做了俘虏。韩大年用枪指着他脑门问：“今晚的口令是什么？”伪兵连忙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古……古轮木，欧巴。”“说清楚点！”“古轮木，欧巴。问话是古轮木，答话是欧巴。”严伟才又仔细地盘问伪兵，问清了伪团部的位置和标记，就叫吕佩禄把这伪兵用绳子捆结实，堵上嘴，放进山洞，等战斗结束再放他。并对大家说：“同志们，口令已经得到。前面就是中心哨所，敌人戒备严密，我们要提高警惕，防止突然变化。”说完，带领着尖刀班，向白虎团的中心哨所挺进。

中心哨所今天晚上的情况很不一般，伪连长亲自查岗，伪排长亲自带班，还发了袖标，没有袖标，一律不准通过哨所。弄得伪哨兵紧张得要命。原来，这条公路是直通白虎团团部的咽喉要道。今天晚上，美国顾问在二青洞召开了紧急会议，决定天亮前前提前发动进攻。加上我军刚才一阵猛烈的炮火袭击，缩在老窝里的残兵败将都调到前面去了，伪团部成了一副空架子。

就在这时，尖刀班摸近了敌人中心哨所。两个伪兵，一胖一瘦，正耷拉着脑袋，提心吊胆地来回踱着。突然，发现一群黑影移动过来，吓得浑身发毛，便壮壮胆子，大声咋呼起来：“谁？口令？”金大勇答了一句：“吉轮木！”“欧巴。”瘦子接着问：“干什么的？”金大勇不理睬他，那瘦子骂开子：“你聋啦！怎么不说话？”金大勇大声训斥说：“你瞎啦！没看见老子是干什么的吗？”两个伪兵见对方口气比自己

硬，军衔比自己高，只好放软嗓门：“你们是哪部分的？”“师部搜索队。”一听是师部搜索队，胖子顿时就嘲笑说：“搜索队，搜索队，打起仗来往后退。你们回来干什么？”“护送美国顾问到团部去。”胖子打开电筒仔细一看，“哎”，这些人怎么都没戴袖标？连忙问：“团部在什么地方？”“二青洞。”胖子见回答得不错，又故意试探地说：“二青洞走前面岔道，怎么走到这儿来啦？”化装成伪军小队长的韩大年走上去给胖子“啪”的一记耳光，嘴里骂道：“你活糊涂啦？谁不知道这条公路直通永进桥，过了桥就看见二青洞口两棵老松树了。怎么？连你们团部所在地都不知道啦？混蛋！跟我来这一套。”瘦子一看情况不妙，连忙点头哈腰说：“长官，不是不让你们过去，因为你们都没戴袖标！这袖标是今晚的临时通行证，上边有话，没有袖标，一律不准通行。”“废话，我们是昨天跟美国顾问到前沿去的。这袖标我们哪能

有？”说完，用拳头狠敲瘦子的钢盔。胖子刚刚挨了耳光，脸上还辣呼呼，现在听说还有美国顾问，贼眼一转，一面低声吩咐瘦子：“看住他们！”一面又应付说：“好，我给团部打电话，派车来接美国顾问。”说完，“噬”地钻进岗楼，伸手要拿电话机。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严伟才刚刚听了一问一答，感到不除掉这两个敌人，通过中心哨所有困难，立即指挥大家动手。战士们早就占领有利位置，作好了准备。胖子刚进岗楼，张顺和的七首已经等着他了，所以电话还没拿到，“噗”，尖刀已经捅进他的心窝；瘦子想举枪，吕佩禄同样给他一七首，结束了两条狗命。

严伟才察觉敌人突然加强警戒，又增加临时通行袖标，情况可能有新的变化。正准备离开中心哨所，突然，对面摇摇晃晃走来一个伪军官。吕佩禄要上去干掉他，严伟才心想送上门来的活情报不能放过，就告诉大家要活捉伪

军官。

过来的就是白虎团警卫连带班的排长。他走近哨所一看，自己的哨兵不在，岗亭旁却多了一队人，心里有些发慌，就大声咋呼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“师部搜索队。”伪排长贼头贼脑用手电筒一照：“嗯，怎么没戴袖标？”没戴袖标的搜索队，恐怕八成是共军的侦察兵，美国顾问有命令，要我亲自带班，没有袖标一律逮捕押回团部，急忙伸手想掏手枪。严伟才早已指挥张顺和行动了，所以伪排长手还没有碰上枪把子，屁股上就挨了一脚，身体一歪，“噗通”，跌了个四脚朝天，枪也被缴了。伪排长连忙爬起来，拍拍身上烂泥，虚张声势地说：“你们打算干什么？告诉你们说，这儿是王牌军白虎团的防地！”严伟才一把抓住伪排长肩膀，把他掀倒在地，威严地说：“住口！别说你小小的白虎团，就是美国侵略军的司令部，我们也一样翻它个底朝天！”“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”严伟才铿

锵有力地说：“中国人民志愿军！”伪排长一听这话，吓得顿时矮了半截。“你放明白点，投降者生，顽抗者死。别忘了你们白虎团的三条军纪，上前者赏，后退者杀，象你这样，做了俘虏回去也休想活命。生死由你选择！”这时，传来一阵“隆隆”的炮声，严伟才接着说：“听，我们已经打过来啦！只要你立功赎罪，我们保证你的生命安全。”“是、是、是。”伪排长嘴上应付，心里却打着鬼主意：嘿！在白虎团的地盘上，只要枪声一响，你们就跑不了！因此，他虽然跪在地上，却一步一步向严伟才靠拢，阴谋夺枪。严伟才一眼看穿伪排长的诡计，没等他伸手，一个闪身，握住手枪，双眼象利箭紧逼伪排长。伪排长吓得全身直冒冷汗，连忙说：“长官，我愿意立功赎罪。”“好，我问你，现在团部有多少兵力？”“就是一个警卫排。”吕佩禄抓住伪排长，亮出匕首说：“要是你不老实，我……”伪排长怕匕首戳下来就没得命了，慌忙

说：“是真话。因为你们开了炮，部队都调到前面去了。”严伟才心想：目前伪团部兵力空虚，应该加快行动，利用这个有利时机。马上命令伪排长：“你立即打电话通知永进桥和沿途岗卡，让我们顺利通过。”“这……”韩大年不容他拖延时间，抓住他的衣领，把他拎到电话机旁，匕首抵住他的腰部，伪排长不敢放刁，只得对着电话：“喂……告诉三号、四号、五号岗卡，我是排长。现在师部搜索队有要事到团部，让他们通过。你们再通知永进桥哨所，什么？什么……”严伟才暗示张顺和夺下伪排长的话筒，韩大年紧紧追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“长官，电话里说，今天晚上美国的三五榴弹炮营开过来了，阵地就在永进桥的南面，由美国督战队亲自守桥。”严伟才一分析，敌军突然调动，估计还有军事行动，又追问一句：“还有什么情况？”“这……”“说！”周围战士一齐逼上来，贪生怕死的伪排长这才供出美国顾问在二青洞召